

芝翁高拜石著

古春風樓瑣記

三版

第十四集

古春風樓瑣記

著遺石拜高・集四十第



台港新生報印行

古 春 風 樓 瑣 記

〔集四十第〕

著作者：高拜石

發行人：沈岳

出版者：台灣新生報社

出版部

經銷者：台灣新生報社

讀者服務部

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

電話：三八一三七九一（十線）

郵撥帳號：六二八八

印刷者：嘉信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

電話：五八一六八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八二號

全集二十冊

中華

民國

國民

國

六

十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再四版

（海外郵費另計）

精新美港

裝台

本幣金幣

全三八五

集千十百

訂元元元

價整整整

十

再四

版

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

(第十四集)

伶隱汪笑儂佚事·····	三
西山逸士溥儒大師·····	一五
瞿秋白與中共匪幹之間·····	二〇
中共匪幫初期內部之傾軋·····	三一
九一八事變與須磨彌一郎·····	五九
「野翰林」江雲龍·····	六五
顧石公陳可園佚事·····	八一
英國東印度公司與香港·····	九〇
王小航及其方家園二十詠·····	一〇四
「十年回首」作者畢倚虹·····	一四一
沈葆楨與臺灣番社案·····	一五六

古春風樓瑣記

二

蔣作賓從事革命經過·····	一七一
革命奇人景定成·····	二〇九
馮玉祥與郭堅·····	二六一
徐愚齋與同文書局·····	二八三
蘇報案的一個替死鬼·····	二八七
葉澄衷起家及捐貲興學·····	三〇五

伶隱汪笑儂佚事

袁寒雲（克文）輓汪笑儂聯句：「本來是七品縣官，革職原爲唱捉放；此去有三堂會審，看君可敢罵閻羅。」坊間出版聯話，把上聯第一句記爲「你本是七品令官」，下聯「看」作「問」；另一部聯話則改爲「國破家亡，幾見人來哭祖廟；時移世變，請看我去罵閻羅」。前者當爲記憶之誤，後者似經編者改作，對仗雖齊整，但不像哀輓之作了。

汪笑儂爲票友下海之京戲鬚生，大概也爲了是票房出身，沒有坐過科，練過把，所以一般談述戲劇藝術者，沒有提到他，僅齊如山著的「國劇漫談」所談「百餘年來平劇的盛衰及其人才」中，有「汪笑儂，旗人，舉人，國子監南學學生，佚其名，唱老生，學汪桂芬，而音太窄，試唱與桂芬聽，桂芬笑之，遂名曰汪笑儂。」一段，統共不及五十字而已。

按汪笑儂的本名爲德克津，蒙古旗籍，以八旗官學生，中光緒十四年戊子，參加順天鄉試，中了舉人，應大挑，選知縣，分發山東。

清代，自乾嘉以迄咸同諸朝，由於宮廷之愛好京戲，民間亦相習成風，尤其旗門中子弟

，莫不愛好此道，多多少少無有不曾哼兩句的。憑着各人的嚮往，揣摩名伶的腔調，清早起來調調嗓，或是到票房裏跟胡琴，自樂其樂。當時，北京西直門外盤兒胡同翠峯庵有一家「賞心樂事」票房，原爲名票友宗室戴硯彬於同治十年間創辦的，戴本人自任把頭，名票友如德珪如（小生）、戴潤庭、恒樂亭（老生）、劉鴻聲（原唱花臉）、陳子方（青衣）……等，都是常在這票房裏玩出來的。德克津自幼便好戲劇，視功名如拾芥，取科第如摘髭，芸窗咕嚕餘暇，便到票房裏，研習皮黃崑弋，篤好成歡，所暢意注心者，轉在此而不在彼了。

同光間，京師老生，以譚鑫培汪桂芬孫菊仙爲最受顧曲者歡迎。汪外號大頭，別號艷秋，法號德生，原是大老板程長庚的琴師，故對程腔知之最悉，又常看程演唱，其身段做派亦知之獨詳。汪本人的嗓子，宏亮堅實，人稱黃鐘大呂，在天賦上實有過於譚鑫培，只是脾氣不甚好，對並輩伶工，少所許可，所以人緣不太好，德克津極崇拜大頭的戲路，私底下儘意揣摩。只是票友在票房裏，多是娛樂性質，教師對這班旗門大少們也不好怎麼嚴格，憑各人的天賦歌喉，能够對付就得；此外票友們都是興之所至而學，沒有科班的幼工，身段較差，靠把更甬提了。德克津沒有汪大頭天賦之厚，但唱起來，蒼涼豪宕則有過之無不及，扮相則更透着瀟灑，便是靠了本來所帶的書卷氣。

票房的彩排，原是娛樂性質，清唱更甭說了，德克津在未中舉前，不論票房是清唱是彩排，他都有一份。粉墨登場，新聲初試。戴硯斌把頭以黃帶子弟，主持票房，常邀那些名伶來聽，於觀摩之中，寓有就教之意。有一次，德克津串演取城都，去劉璋一角，把被迫讓位一股無可奈何的情感，鎔鑄在歌詞中迸出，唱得頗爲得意；暗觀池子裏的伶工對自己的評價，瞥見汪桂芬供奉，對着戲臺只是笑笑而已。舊京顧曲家，講究的是「聽戲」，對唱工好的，聽得入神，便是頭擺腦掄指按拍，唱做稍微過火了，便稱爲「酒狗血」；如其是藝事尚未成熟之票友，則逕謂爲「羊毛」了。德大爺所唱的取城都，適爲汪供奉的拿手傑作，其對着戲臺笑笑，自不外笑其不守繩墨之意；雖不是惡意的譏誚，其不爲宗匠所重視，則在意中了。這一笑給德大爺心裏拴上一個疙瘩。

在封建時代，統治階級，對以優伶爲職業的，是瞧不起的，優伶稱爲「戲子」。爲了限制這般人入仕途，因不准其參加考試，違者處罰甚嚴。宋明已然，清代尤烈。德克津戊子年中了舉人，自然是個喜事，那票房中朋友，爲慶賀他秋闈得意，又彩排了一回。他不覺戲癮復發，和劉鴻聲串了一齣捉放。在劇中，如草堂的洒脫，殺家時的驚惶，行路時的狐疑憂

懼，宿店時的反覆悔恨，在唱腔中將神情一一表現出來，以及道白之美妙變化，當曹操逼他上馬時，三個走字，將萬分懊悔無奈同行之神情，完全逼出，演得極爲認真，傳遍了內外行，大家當做佳話，却傳到御史耳中。

也是合該有事，他次年應禮部試不第，應大挑却選上了知縣，分省山東。他在志得意滿之餘，娶了一妾，準備走馬南行，與新姨太太同赴任所，却不道惹上禍事，兩罪併發，而落個削職永不敘用。

原來德克津所娶之女，也是宗室，他一時沒有弄清來頭，一見這女的生得細皮白肉，楚楚動人，便聽了媒人之言，草草收房。他的對頭，把這事告由御史參他一本，說他本屬優伶，又私買宗室孤女爲侍妾，人證之外，再加上回票串捉放的精采演出的事實，查究屬實，削去功名，罪應大辟。德大爺急得團團轉，其家有個忠僕，不忍見主人得禍，自願頂認一時糊塗，這姨太太是由他買來獻與主人的。德大爺見這忠僕確屬誠意，只好如此，一面由他相好朋友，代他向刑部及軍機處打點，對他主僕請求開脫。

◎ ◎ ◎
德克津擅買宗室之女爲妾，有他的忠僕自願出頭來頂替一切。定讞以後，那充軍極邊的

活罪，難爲了這忠僕拋妻棄子，披枷帶鎖的出關去了。他本人只落個失察，倖免重刑。唱戲雖辯稱是票房雅集，究竟是在中舉以後，有玷衣冠。兩件加起來，不配臨民，因被褫了功名，革職永不敘用。經過這場官司，打點官府去了一大筆錢，贖送家奴又去了一大筆，他的家產也差不多了。做官的機會既失，做買賣又缺本錢，而且更不行，只好下海唱戲，取藝名時，記起汪大頭對他笑過，因用「汪笑儂」三字。到上海唱戲成名，大家只知道汪笑儂，他自己也改用「汪儂」字笑儂爲名，那德克津本名，反而無人知道了。

他對老本的戲，極少演出，尤其是一些義僕的戲，如一捧雪九更天等等，更觸起他的舊憾，絕對不演。憑他肚子裏一些墨汁，自編自演，拿手戲如劉謫的哭祖廟，朱買臣的馬前潑水，胡廸罵閻羅，謝瓊仙打毀黨人碑，從傳壽雜劇中取材改造，出之以蒼涼慷慨之音，自然叫座。

光緒廿六年庚子，北京城發生了衆所習知的義和團事件。這件事固怪慈禧和那些頑固愚蠢的近臣們的變幹胡爲，平心而論，那時所謂「列強」也實在太「囂張」了。在這之前的二十年間，它們一直在想瓜分中國，中國國運之艱，史無前例，這一隻奄奄一息的「睡獅」，在國際的屠夫們心目中，無時不想操刀而割，分屍食肉。戊戌維新失敗，也何嘗不是緣於外

國干預勢力的衝突？只是慈禧一千人知識有限，茫然於中國的傳統治術與當時世界大勢，無法反抗，而激成反動，鼓勵愚民用符咒刀棒來「扶清滅洋」。單就起釁而言，所指爲「暴民亂兵」的焚劫，固屬野蠻，駐津的法國領事杜士蘭，早受了日本意大利與奧匈帝國的海軍司令慫恿，對中國的大沽守軍，遞了哀的美敦書，限令退出大沽砲臺，歸彼看管，次日即被攻佔，而派兵保護使館，更是以多報少，保護到使館以外，更激怒了慈禧諸人，嚴格說來，是「釁自彼開」的。清廷宣戰詔中，並無過言。以後續到洋兵，更和中國軍隊開火了，繼之而炸攻皇城，來個佔領，施行所謂「懲罰任務」。南至保定北至宣化，殺官戮民，所屠殺的中國人，百倍於拳衆及清廷無知官吏所殺的洋人。聯軍所劫掠焚燬的財產房屋，也與拳衆及不肖兵士所爲，不成比例。狡狠的俄軍更越界侵入東三省，用刺刀斧頭趕迫海蘭泡六千多華民，活活淹死黑龍江中，江東六十四屯的良民，也被集中一起，活活燒死。愚妄的慈禧和倒霉的光緒帝逃往西安後，首善之區的北京一帶以及他們的陵寢所在，給洋兵攪得七葷八素，稍有良心的人，能不氣憤。伶界中獨汪笑儂以爲大恥，自編新戲，以喚起國人。

◎

◎

◎

汪笑儂憤於洋兵在華，無惡不作，那時他正在上海春仙茶園演唱，憤慨填膺，自編了「

博浪椎秦」一齣，自飾張良一角，上場引子云：「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場死；死止一回莫浪死，不殺國仇誓不止！」一般較有頭腦對國事略有關心的觀眾，自能會意他的命意所在，回味起來，不禁泫然。當時沈愛蒼諸貞長諸人，盛讚他不只是很難得的有學識之藝人，同時也是有愛國思想的志士。

美國對華和各國比較起來，還算友好。一九〇〇年事件，各國會商對華條款，極其繁苛，美惟增「教案被議人員不准復用」之條，餘未與附和。辛丑和議成，中國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美所分得數目爲三千二百九十三萬餘，合美金二千四百四十餘萬元，除給美商損失及海陸軍費外，溢出一千二百七十餘萬元，美總統羅斯福提議將溢出之數，仍還中國，助中國教育，癸卯議各國商約，美方不願加稅至十五，免釐與否，聽中國自便。有此數端，清廷認爲美國對中國確是比較友好的國家。光緒卅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因美國新訂華工條例，極爲苛刻，並禁止華工赴美，苛刻留美商民，粵閩爲僑胞故鄉，民間私議抵制美國貨風潮，清廷官吏下令禁止反美行動，可是經這一禁，民間反而更爲起勁，連上海也響應起來，通電清廷，請向美國交涉，取消苛例。

汪笑儂時在蘇州演唱，他讀了申報裏的種種紀載，又激起他的愛國心，便即撫拾時事，

編了一齣「苦旅行」，演波蘭亡國時，一個愛國志士，奔走呼號，到處作復國運動，不幸所得的反應，則是冷嘲熱諷以及冷酷的對待，甚至旅館的老板，也不敢做他的生意，叫他趕緊把行李拿走，免得影響到他也受人們的攻擊。他編這齣戲的主旨，是描寫一個國家被別國侵略之慘，以及國亡之後，無處棲身之苦，除提醒國人之外，並包含了華工到處被居留國家苛刻待遇的近事。這齣戲上演之時，臺上演員都是經過汪笑儂執導過的，演出時表現得十分動人，很多人都爲之一下同情之淚，一連演了十幾天，座無虛席。於是伶隱之聲譽大起，談起汪笑儂，誰都翹起大拇指，讚一聲「愛國伶人」。

他對演戲，不願死守繩墨，老是把前人演過的翻來覆去的一再演唱。早在五六十年前，他即表示過：「戲劇是一種崇高的技藝，負有教化羣衆的責任，淫詞浪曲的靡靡之音，足以亡國，應該多編演一些有思想有情感的本子，以改進社會的人心。那單純供人笑樂的戲，只是萬花筒一般而已」。其眼光頗有獨到之處。

◎

◎

◎

笑儂「罵閻羅」一齣，取材於清錢彩著的「精忠說岳」，又參考清褚人獲堅匏集所引「夷堅志」「江湖雜記」，並「七類修稿」中所引元平陽孔文仲「東窓事犯」樂府，金人傑小

說，廬陵張光弼「蓑衣仙樂府」等，合衷堅志所云「歸自荆湖，死而復甦，談陰間斷秦檜之考官」與岳傳中之胡廸爲一身，雜以「瘋僧掃秦」本事，合編而成。雖於史無稽，尙頗有依據，對於表忠誅奸，發揮盡致。「黨人碑」一齣，則依丘園所撰，略加裝點，亦具見匠心。他自飾主角，演來入木三分，膾炙人口，被稱爲「伶界之有心人」，洵非過譽。

辛亥革命時，汪笑儂在上海，他是旗人，自不便像潘月樵、劉藝舟、王鐘聲以及夏月恒、夏月潤、夏月珊昆仲們之投身倒滿復漢工作；反之，因爲是旗籍的關係，在心理上不免有些故國之感。他根據三國演義，把劉禪面縛輿櫬的屈辱投降後，阿斗的兒子北地王劉禪，殺了自己一房家口，到劉先主廟裏痛哭一番，然後自殺一段，演得沉痛之極。廟堂一場的反二簧，他的嗓子，雖限於天賦，而略帶一些沙啞，卻恰合劇中人當時哀慟心事，在感情的發揮來講，很能動人。一時喜歡哼兩句的戲迷朋友，莫不學他腔調，故有「家家罵閻羅，戶戶哭祖廟」的話。

清社既屋，一般遺老，多寓居上海租界裏，雅稱爲「避地海上」。樊樊山易實甫沈子培陳筱石瞿止庵俞廩仙余壽平秦子質曹東瀛王采臣諸人，閒來無事，不是吃吃小館子，便是上戲園聽戲消遣；有時找些會作詩的朋友，打打詩鐘。某日，由樊山作東道，邀請一班善做十

四字的名士，在樊廬雅集。樊山在甯滬日久，夙知汪笑儂是個能文的舉人底子，不得已以伶自隱，因此也請他參加。在酒酣筵散之後，以打詩鐘做餘興節目。樊山問他會不會這個玩意，他說：「自親粉墨，筆硯久荒，不過以前也曾經作此遊戲，且看拈出題目爲何，斗膽一試。」

詩鐘之戲，每取絕不相類之兩辭，作詩兩句，或分咏一事一物，或爲嵌字；必湊合天然，兩兩相稱，始爲合格。這一天，拈出來的是「分咏格」，一爲「八股文」，一爲「東三省」。座中如易實甫、林貽書、沈濤園、傅苔生諸人，均爲好手，樊山實甫更是捷才，無不字斟句酌，着意推敲。汪笑儂也據座沉思，過了一會便交了卷。及開唱時，從「斗」「錄」上溯，輪流取唱，唱到「元」句，有一首是「能使英雄皆入殼；可憐帝子已無家」的句子，不約而同地統統取元，卻是笑儂所作，閣座無不擊節稱賞，有幾個旗籍遺老如寶子申楊子勤唐元素，念起來幾乎要號啕大哭。

◎

◎

◎

民國六年丁巳，北方政府，發生黎（元洪）段（祺瑞）之爭，遂授復辟派張勳諸人以隙，蠢蠢思動。號稱「宗社黨」首領升允（吉甫），也到了上海。這升允，係蒙古人，清末做

過陝甘總督，據陳冷汰所寫「丁巳復辟記」說：「辛亥『國變』以後，遺老舊臣，志圖『興復』者，有升公允，劉公廷琛（幼雲），沈公會植（子培），王公乃徵（病山），胡君思敬（漱唐），陳公毅（詒重），溫公肅（毅夫），及伯兄曾壽（仁先），六年以來，奔走籌劃，未嘗一日懈其志，而諸將中可謀者，唯張勳一人。」外此還有一位康聖人，他在民國五六年間，栖栖皇皇，以遊覽名勝爲名，到各省遍謁當道，大搞其「復子明辟」運動，還有就是胡嗣瑗萬繩栻（字雨公，張勳幕客）劉廷琛諸人，也幹得極起勁。早於民國二年張勳于式枚陳毅溫肅們，在青島和前清的小恭王溥偉密謀，擬襲斷膠濟路掩攻濟南，因事前被守軍偵知，張勳急忙掩飾，幸而無事；但他仍不死心，改就上海南京北京方面去進行，而以徐州爲中心。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與國務總理段祺瑞不叶，段喉督軍團反黎；徐州方面，遂決定由張勳以調停名義北上，進行一解散國會，二迫黎退位，三復辟。這升允更和日本人宗方小太郎有勾結，他的目的爲奉天的張作霖，南京的馮國璋，平日常用「猷」字假名，函電胡嗣瑗，向馮華甫（國璋）勾引。

丁巳四五月間，已是密鑼緊鼓的時候，張勳已決入京，升允遂急忙到上海採取馮的意見，並催遺老們北上，於五月廿一日（農曆四月初一日）由南京到滬，遺老們以接風爲名，暗

裏鉤頭接耳，不在話下。單說五月二十七日（四月初七）這一天，鄭孝胥請升允去看汪笑儂演「哭祖廟」，卻喫了一驚。海藏樓日記中，有「四月初七日與吉甫同至拋球場買雜物，遂至別有天共飯。賦秋（姚文藻）梅泉（周達，號今覺）大七（孝胥長子鄭垂）小七、小乙皆來，吉甫與小七引滿數巨觥，呼爲小友。食畢，往丹桂第一臺聽戲，汪笑儂演哭祖廟，爲北地王殉國之狀，觀者皆感動。俄有巨響震於樓左，濃烟瀰漫，乃炸彈也。戲止，衆皆奔散。此革命黨仇視忠義之說，故作此惡劇耳。余與諸兒翼吉甫出，至大馬路，賃小車歸，已十二點矣。」

按丹桂第一臺，在上海四馬路寶善街，園主原爲許少卿，後又在五雲日昇樓的樓外樓的新新舞臺（以後改永安公司）翻建爲天蟾舞臺，將丹桂出頂，那些年頭，常有一些初出道的黑社會中人，爲了爭地盤或搶包戲園裏的水菓攤，而起打殺，扔炸彈放手槍，尤屢見不鮮。再說汪笑儂之哭祖廟，也是屢演不一演，鄭孝胥偏把它栽到革命黨帳上，是胡說的。

汪笑儂是老病死於上海的，時爲民國七年戊午的九月二十二日。名流輓者甚多，以寒雲之聯最膾炙人口，此外還有一幛，上面四字爲「江上峯青」，則寓「曲終人不見」也，亦爲一般人所稱道。